ALMINE RECH

Farah Atassi
Resting Dancers

Jul 16 — 23, 2022 | Shanghai

充满奇观的社会。演出结束了，或甚至还没开始。法拉 · 阿塔西FarahAtassi的舞者们正在休息，有的甚至睡着了，在幕布半开的舞台上要带来的并不是芭蕾舞，而是另一种艺术形式。也确实，这布满缜密且精确网格的空间，以一种引人注目的形式呼应着斜躺舞者的条纹服装，并从装饰背景中也浮现出带有条纹的绘画，而在地上，似乎有个画框也将要成为一道抽象的风景。在《沉睡的舞者3》一画中，这些线条的相互交错也揭示了关于绘画、舞蹈和戏剧之间的交会、以及其他种种邂逅。这番独特的交流形式，也再次出现在《舞台上的舞者2》的构图中，地面上分布着散落的条纹绘画，舞者展示了一股私密感——她只穿了一件衬衫和一双拖鞋——并懒洋洋地躺在舞台中间，身后背景是一片抽象装饰，并与舞台幕布的起伏也融合为一体。同样的连绵起伏也出现在瑞士画家韦伦娜 · 洛温斯伯格Verena Loewensberg1912-1986的彩色抽象画中。韦伦娜 · 洛温斯伯格是 “ 苏黎世具体艺术”Zurich Concrete art运动里唯一的一名女性艺术家（该运动代表艺术家包含马克斯 · 比尔Max Bill卡米尔 · 格雷瑟Camille Graeser以及理查德 · 保罗 · 洛斯Richard Paul Lohse等人）。她的创作接近历史先锋派historical avant-garde的绘画风格，渴望以一种通用的艺术语言创造出一类抽象形态，这种语言适用于所有的艺术形式和社会上各个领域，并模糊了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界限。在成为画家之前，洛温斯伯格曾在苏黎世作为一名舞者，师从知名的瑞士舞蹈家特鲁迪 · 斯切普Trudi Schoop来到上海，我们站在法拉 · 阿塔西所描绘的舞者面前——其中可能有洛温斯伯格的身影——对这位瑞士艺术家的记忆也随之被唤醒了。这不仅是因为画中的几何装饰图案，也同时因为阿塔西的作品涵盖了多种艺术形式，包含戏剧、音乐、陶瓷、舞蹈等。这些画里的形象可说是集大成于一身，它并不是因其纯粹的绘画特性而被赋予意义，更是因其扎根于艺术史中丰富多元的艺术运动之中。

抽象与具象，一场双人舞。这场舞蹈编排堪称完美，肢体协调、没有谁凌驾于他人之上，两位主角以平衡与和谐相互补足。抽象和具象同时出现在这组绘画中，就像一对舞者演出一场精湛的芭蕾舞剧。因此，画面中的直线、斜线甚至半圆形所构成的背景，达到了形式效率和精准的几何化，也更好地容纳与呼应画中身穿或覆盖相同图案的人物和物件。但其实还有更多——现代主义的寓意让抽象画成为一种独立自主的现实，是为自己而存在，并坚决摆脱一切的戏剧化。然而，在法拉 · 阿塔西的画中，抽象元素并不拒绝成为装饰、且带有喜剧张力。它成为了奇观——芭蕾舞剧并没有发生，它是看不见的。但根据一种微妙的错位，这幅画通过成为装饰的一部分而因此变得戏剧化 ；而画中场景却因为没有演出的进行，而失去了戏剧性。舞者是在休息没错，但同时也是艺术史上一场精彩绝伦的编排。

文/马乔莱恩 · 利维，艺评人、策展人